

點石齋畫報

戊戌集

飞龙在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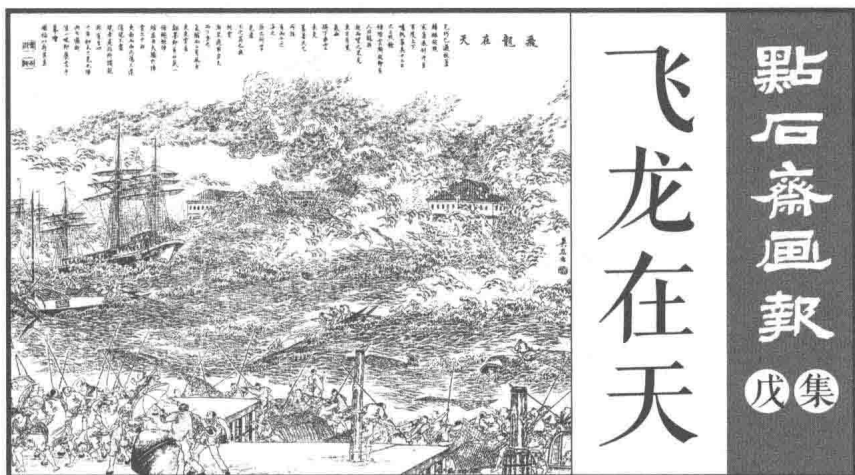


点校版

开启晚清新闻画时代，催生
同期百种画报。妙笔东西合璧，
刻绘万象新奇。四千余美图，珍
藏民族不屈挺进之历史，堪称探
索中华文化绵延新变之密钥。

清·吴友如 主编

吴友如 周慕桥 何元俊 等 绘画
高锐霞 点校



点校版

清·吴友如 主编
 吴友如 周慕桥 何元俊 等 绘画
 高锐霞 点校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飞龙在天 / (清) 吴友如主编; 武建宇, 高锐霞点校.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8.7

(点石斋画报: 点校版. 戊集)

ISBN 978-7-5205-0371-6

I. ①飞… II. ①吴… ②武… ③高… III. ①版画—作品集—中国—清代 IV. ①J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41128 号

策 划: 金 硕

责任编辑: 李军政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北京地大彩印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7

字 数: 10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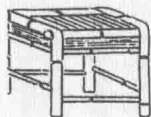
定 价: 36.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录

点石斋画报
(戊集)



请出本相	一
蚱蜢伤禾	二
人鹰相搏	三
高门盛赌	四
要结越民	五
于思遭劫	六
岛民闹事	七
刃伤五命	八
官署巨蟒	九
野兽噬人	一〇
飞龙在天	一一
邪教宜治	一二
牛瘟盛行	一三
尸居余气	一四
鼻遭犬噬	一五
蛇鹭相争	一六
剧贼盗棺	一七
海程遇怪	一八
以一服八	一九
大蛇述异	二〇
虫生于瘤	二一
狼子野心	二二
谋产滴血	二三
忍饥诈死	二四

鼻之于臭	二五
遭狐侮弄	二六
惩办台基	二七
身首两分	二八
求雨述闻	二九
泉下夫妻	三〇
押解假官	三一
英君相像	三二
伶人肇衅	三三
开棺相验	三四
马贼劫饷	三五
忘情比翼	三六
西人滋事	三七
东方之乐	三八
惧内奇闻	三九
驴啖御夫	四〇
复见侏儒	四一
备盗述闻	四二
斗鸡走狗	四三
二美独占	四四
幸遇盗棺	四五
五足巨鳖	四六
迎神驱疫	四七
异鼠伤人	四八

秽物污人	四九
王八能事	五〇
古井宜封	五一
法兵肇事	五二
科场果报	五三
操演水龙	五四
太常仙蝶	五五
进呈题目	五六
醉打山门	五七
救火妙药	五八
无臀小孩	五九
奇案奇闻	六〇
履新盛仪	六一
患生骨肉	六二
人不类人	六三
卵石待考	六四
灵辄回籍	六五
海外奇书	六六
杀鹿报怨	六七
女伶得庇	六八
爱斗蟋蟀	六九
钱庄被盗	七〇
神之格思	七一
削木为衣	七二
赛船续述	七三
亲勘河工	七四
淫祀无福	七五
押匪私逃	七六
盐泉拒捕	七七
驴房失火	七八

登高生子	七九
小鬼作横	八〇
杀人偿命	八一
西人赛技	八二
一蹶不振	八三
兵轮祭海	八四
大盗狡谋	八五
文武争殴	八六
院君回国	八七
祸福并至	八八
爱酒若命	八九
西例成婚	九〇
换照伤人	九一
罚清心地	九二
乡人获虎	九三
畅饮龟溺	九四
活埋罪人	九五
津人恶打	九六
创见异猪	九七
贼不改志	九八
诈死逛钱	九九
手生于颊	一〇〇
华山观龙	一〇一
喜而不喜	一〇二
五马齐翻	一〇三
恶妇相打	一〇四
血溅罗襦	一〇五
痛定思痛	一〇六
妓客同逃	一〇七
不受羁勒	一〇八

請出本相

京東、瀾某寺僧偕鄰人某甲
入城市物隨帶小荷囊
中儲裕泰庄五十兩銀鈔一紙
繫之腰間中途甲向僧
商借五金僧不能拒強允之
比至該鋪遍索不得僧
惶遽無措欲挂失票而號數
不記憶甲疑僧之詐也
出語訛刺僧窮于置辯盡
褫衣褲當街兀立以明
其志之無他該處有小家
婦見此兩頭光不覺
面紅耳赤大聲
斥之曰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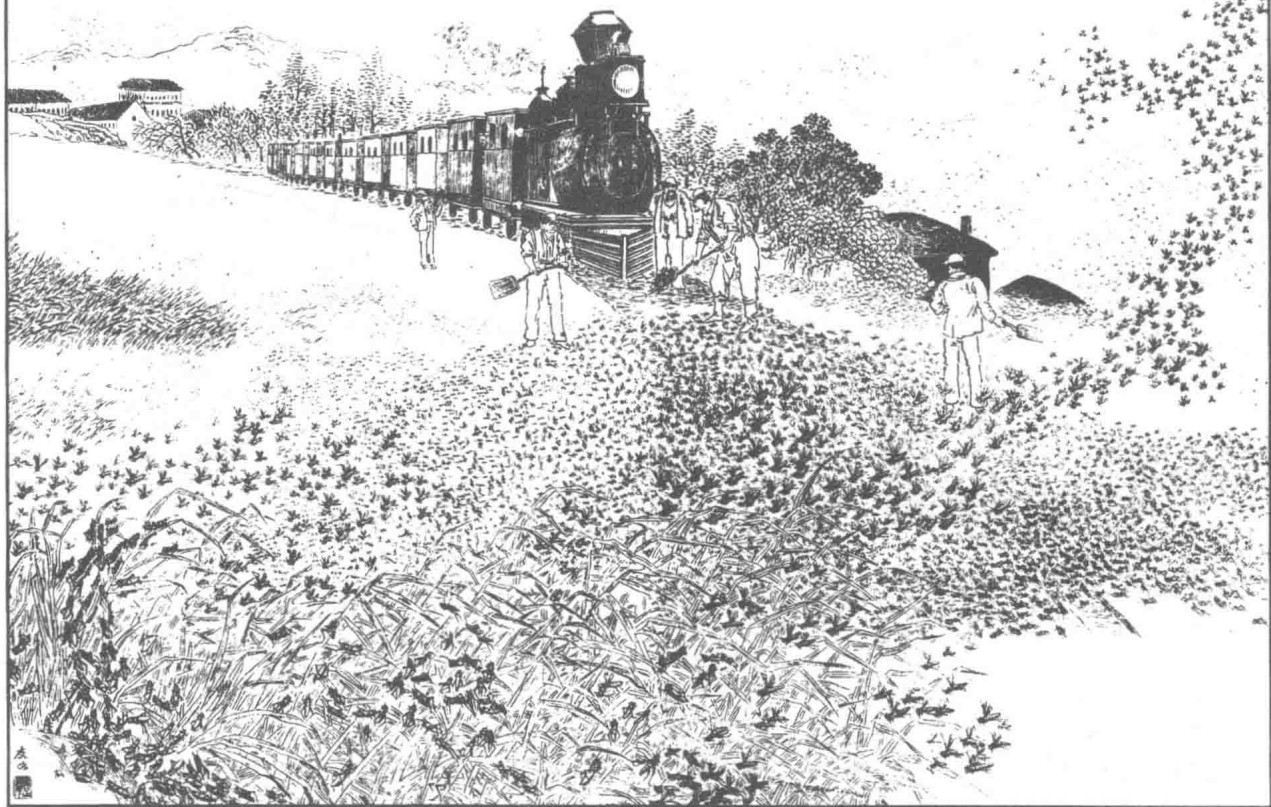


請出本相

京東東壩某寺僧偕鄰人某甲入城市物，隨帶小荷囊，中儲裕泰庄五十兩銀鈔一紙，系之腰間。中途，甲向僧商借五金，僧不能拒，強允之。比至該鋪，遍索不得，僧惶遽無措，欲挂失票而號數不記憶。甲疑僧之詐也，出語訛刺，僧窮于置辯，盡褫衣褲當街兀立，以明其志之無他。該處有小家婦，見此兩頭光，不覺面紅耳赤，大聲斥之曰：“禿禿”。

蚱蜢伤禾

美國舊金山地方夏秋之際多食木之蟲十餘年中必遭旱蝗早蝗一次今年雖無旱蝗而蚱蜢之多為歷來所未見其飛也天日虧蔽其止也苗條芟夷甚至火車所經之路隨鎗隨滿填塞而不能行該處居民幾於無法可治讀《大田》之詩曰：“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稚”，此言以人力治之也。下云：“田祖有神，秉畀炎火”，則又慮人力之所不能及者，祝田祖之神，持此四蟲而付之炎火。昔姚崇遣使捕蝗，夜中設火，火邊掘坑，且焚且瘞，亦引此為證。遺法具在，愿后人遵而行之。



蚱蜢伤

美国旧金山地方，夏秋之际多食木之虫，十余年中必遭旱蝗一次。今年虽无蝗患，而蚱蜢之多，为历来所未见。其飞也，天日亏蔽；其止也，苗条芟夷。甚至火车所经之路随铲随满，填塞而不能行，该处居民几于无法可治。读《大田》之诗曰：“去其螟螣，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稚”，此言以人力治之也。下云：“田祖有神，秉畀炎火”，则又虑人力之所不能及者，祝田祖之神，持此四虫而付之炎火。昔姚崇遣使捕蝗，夜中设火，火边掘坑，且焚且瘞，亦引此为证。遗法具在，愿后人遵而行之。

人鷹相搏

英人某挾一阿富汗土人遊阿境，見一峭壁高數十丈，奮力登其巔。突出一鹿，從人見之，隨放一槍。鹿驚而奔，從人追之，一失足，與鹿俱墜。時有二鷹陡然飛出，側翅而從之下。某知從人必不免果鷹腹，就山洞避之，少焉，聲息不聞，出而窺之，不見人，不見鹿，並不見鷹。正擬循途返，乃兩鷹驟下，急擊以槍，即翔去；又下，則又擊之，又翔去，如是者數次。不謂一鷹橫飛掠面而過，槍為刷去。某惶遽，隨手一抓，執鷹一足，再抓而兩足俱執焉。鷹情急鼓翼欲上，而人則持之使下，借鷹翅力以足蹶峭壁，如張蓋盤辟而降，離地五丈許。鷹乏力遽斂翼，而人亦昏然墮地。比蘇，則鷹已亡去。身雖獲免，然亦侥幸萬分矣。



人鷹相搏

英人某，挾一阿富汗土人游阿境，見一峭壁高數十丈，奮力登其巔。突出一鹿，從人見之，隨放一槍。鹿驚而奔，從人追之，一失足，與鹿俱墜。時有二鷹陡然飛出，側翅而從之下。某知從人必不免果鷹腹，就山洞避之，少焉，聲息不聞，出而窺之，不見人，不見鹿，並不見鷹。正擬循途返，乃兩鷹驟下，急擊以槍，即翔去；又下，則又擊之，又翔去，如是者數次。不謂一鷹橫飛掠面而過，槍為刷去。某惶遽，隨手一抓，執鷹一足，再抓而兩足俱執焉。鷹情急鼓翼欲上，而人則持之使下，借鷹翅力以足蹶峭壁，如張蓋盤辟而降，離地五丈許。鷹乏力遽斂翼，而人亦昏然墮地。比蘇，則鷹已亡去。身雖獲免，然亦侥幸萬分矣。

高門盛賭
 上年蘇城陳裕南家，因賭啟衅，致釀人命，至今尚未結案，今則城東某姓家又以賭而肇事。某固蘇之望族，以擣蒲為事者几十年，而城乡遐邇，入其門而傾家而殞命者亦不知凡几。噫吁嘻！縉紳子弟而下儕牧豕奴，固太褻尊，而入局高呼千金一擲者，亦非自愛者流也。所可異者，當道整飭地方，于一切干禁事宜，搜捕何嘗不力。獨于此等处所，情與法未能兩持其平。觀于此，而益信勢惡土豪，剪除固大非易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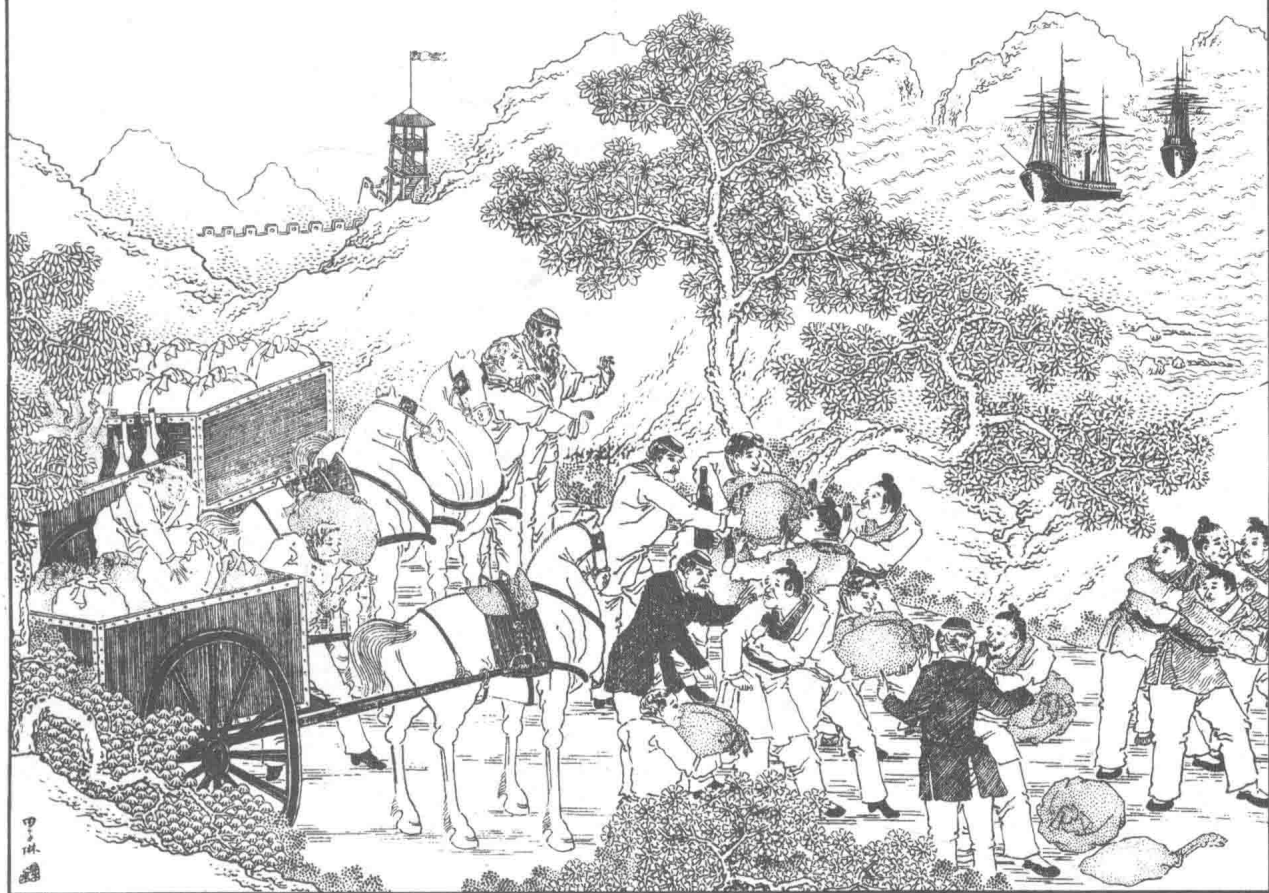


高門盛賭

上年，蘇城陳裕南家，因賭啟衅，致釀人命，至今尚未結案，今則城東某姓家又以賭而肇事。某固蘇之望族，以擣蒲為事者几十年，而城乡遐邇，入其門而傾家而殞命者亦不知凡几。噫吁嘻！縉紳子弟而下儕牧豕奴，固太褻尊，而入局高呼千金一擲者，亦非自愛者流也。所可異者，當道整飭地方，于一切干禁事宜，搜捕何嘗不力。獨于此等处所，情與法未能兩持其平。觀于此，而益信勢惡土豪，剪除固大非易事。

要結越民

法之虐越民也深而越之恨法人也亦不淺今即全越歸其保護而揭竿斬木之雄時圖報復法官無如何思所以羈縻之特于諒山一帶設蕃臬兩司將牛羊米面等物分給貧民乃越人謝絕不遑無甘收受蓋知鴆酒之解渴鳥喙之救飢濟急在片時一轉瞬而死期即至矣傳云有土有財首重有人而有人必原于有德法不唯德而唯力越人其肯順從乎



要結越民

法之虐越民也深，而越之恨法人也亦不淺。今即全越歸其保護，而揭竿斬木之雄時圖報復。法官無如何，思所以羈縻之，特于諒山一帶，設蕃臬兩司，將牛羊米面等物分給貧民。乃越人謝絕不遑，無甘收受。蓋知鴆酒之解渴，鳥喙之救飢，濟急在片時，一轉瞬而死期即至矣。傳云，有土有財，首重有人，而有人必原于有德，法不唯德而唯力，越人其肯順從乎？



于思遭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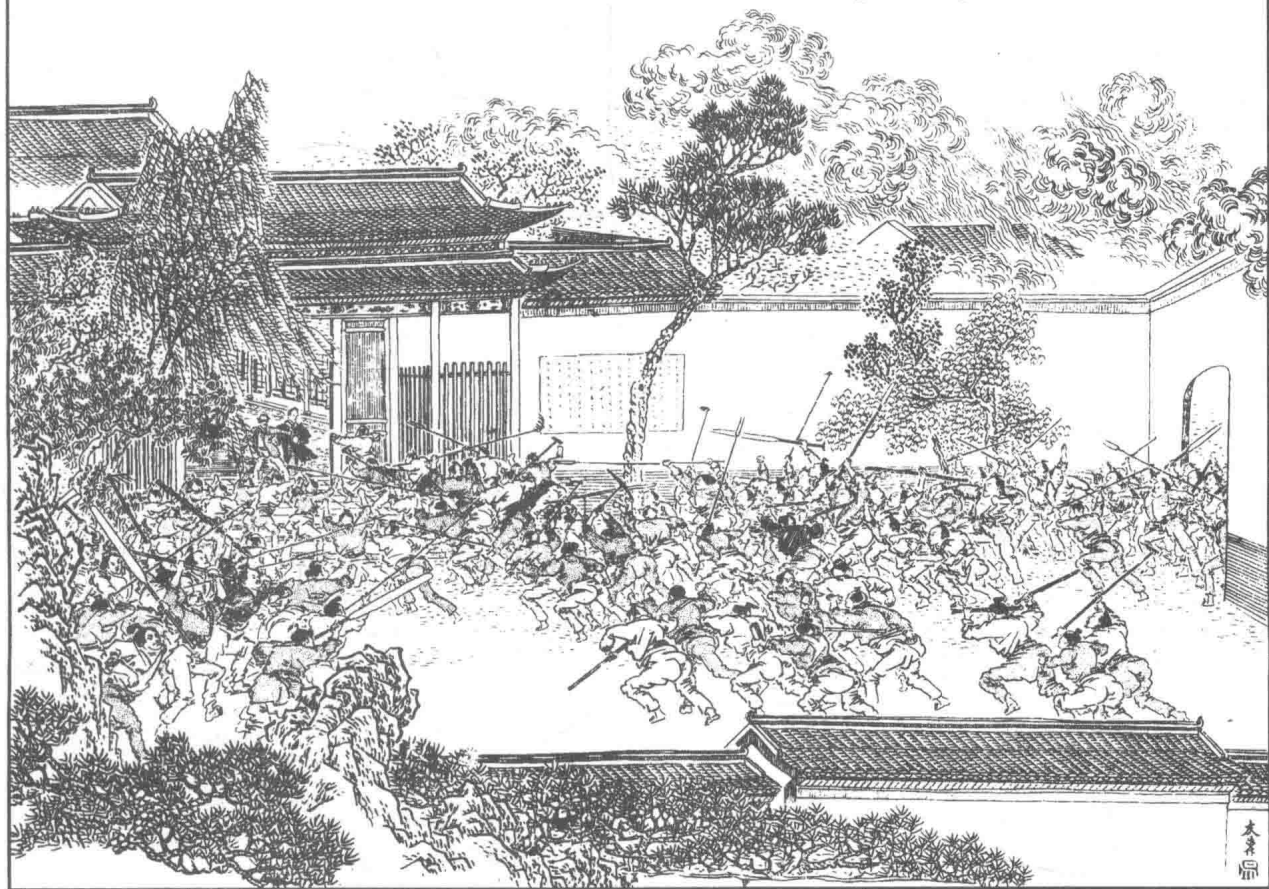
金陵之崇仁善堂
有某甲司放嫠妇月恤钱文者
倏然自大
目中无人
人咸憎恶之
而不屑与校也
近届堂中放钱
之期
有宦裔某
代某姓节妇请补月恤一名
盖前月已函告
堂董而补实者
不意届期赴领
某甲发声征色
大放厥词
宦裔不能堪
迎面一掌
顺将其须扯去一半
见者鼓掌大笑
盖怨毒之于人
甚矣哉
《书》曰
“满招损
谦受益”
为善堂一司事
而其声色俱厉
逢人得罪已如此
亦多见其不知量也
髯髯乎乎
问何日归来乎

于思遭劫

金陵之崇仁善堂，有某甲司放嫠妇月恤钱文者，倏然自大，目中无人，人咸憎恶之，而不屑与校也。近届堂中放钱之期，有宦裔某，代某姓节妇请补月恤一名，盖前月已函告堂董而补实者。不意届期赴领，某甲发声征色，大放厥词。宦裔不能堪，迎面一掌，顺将其须扯去一半。见者鼓掌大笑，盖怨毒之于人，甚矣哉。《书》曰：“满招损，谦受益。”为善堂一司事，而其声色俱厉，逢人得罪已如此，亦多见其不知量也。髯髯乎乎，问何日归来乎？

島民鬧事

前有一美國輪船遭風漂至日本之小笠、廣島，因缺糧食煤火等，出重資向島民購之，島民以獲利。故該船啟行之日，竭力護之出口。嗣聞美船主備金具函，寄交該處官吏，以伸謝悃。民以官吏未曾散給，起與為難，致將官署圍住，眾情汹汹，勢不可遏。日廷聞信，迅派刑官馳往查辦。夫官吏吞占民財，固有應得之咎，而民以儼來之物為數无几，干戈驟動，犯上作亂，亦非善類。可知特美船主以好意而啟爭端，夫豈意料所及者乎。



島民鬧事

前有一美國輪船遭風漂至日本之小笠、廣島，因缺糧食煤火等，出重資向島民購之，島民以獲利。故該船啟行之日，竭力護之出口。嗣聞美船主備金具函，寄交該處官吏，以伸謝悃。民以官吏未曾散給，起與為難，致將官署圍住，眾情汹汹，勢不可遏。日廷聞信，迅派刑官馳往查辦。夫官吏吞占民財，固有應得之咎，而民以儼來之物為數无几，干戈驟動，犯上作亂，亦非善類。可知特美船主以好意而啟爭端，夫豈意料所及者乎。

刃傷五命

京師六月初廣渠門外
有一人
連殺五命自首到官據
述凶
犯任姓一賣菜傭與比
鄰某
甲婦有私甲知之與婦
反目
語侵任聞之銜恨甲次日
懷短刃入婦室甲適他出
婦與其女其母見任來觸
越宿事
氣憤不能遽釋而任以
為婦
之怒已也即以手刃加婦
項婦
立斃其母與女同出遮
欄皆
被砍死婦有舊好某乙
與鄰
某婦聞喧攘聲來解
勸亦
及之嗚呼以一人而傷五
命凶
悍之性殆不可以常情
測矣
國法至凌遲而止然豈
足蔽
其辜哉



刃傷五命

京師六月初，廣渠門外有一人連殺五命，自首到官。據述，凶犯任姓，一賣菜傭，與比鄰某甲婦有私。甲知之，與婦反目，語侵任。任聞之，銜恨甲。次日，懷短刃入婦室，甲適他出，婦與其女其母見任來，觸越宿事，氣憤不能遽釋。而任以為婦之怒已也，即以手刃加婦項，婦立斃，其母與女同出遮欄，皆被砍死。婦有舊好某乙，與鄰某婦聞喧攘聲，來解勸，亦及之。嗚呼！以一人而傷五命，凶悍之性，殆不可以常情測矣。國法至凌遲而止，然豈足蔽其辜哉。

官署巨蟒

光祿寺署

在禁城東安門內六月

望日大堂

額首有蟒一條長大餘

蜿蜒及於

柱庭有大樹上有鳩巢

蟒探首出

鳩為所食於是署之內

外觀者接

踵署役懼無者禱祝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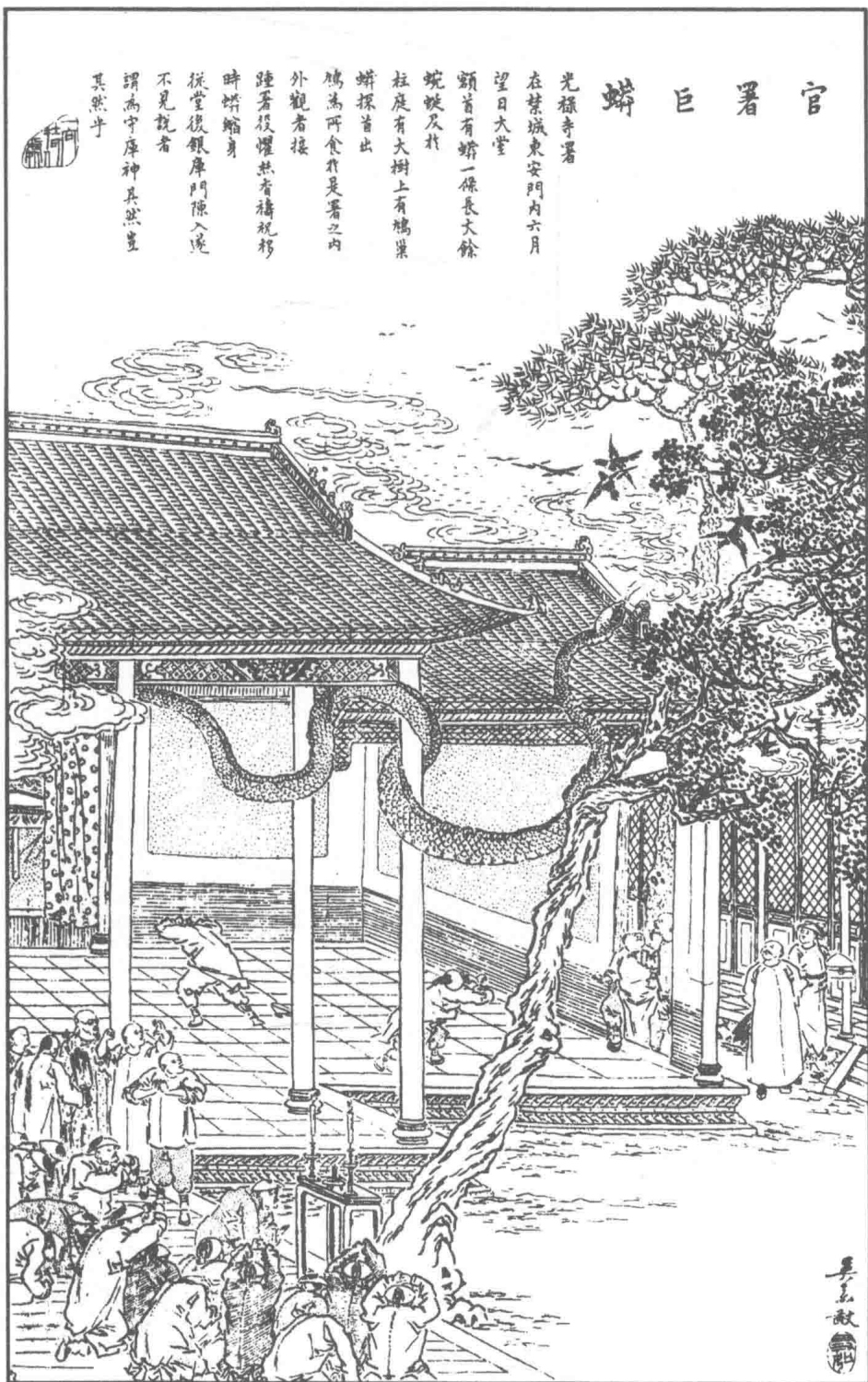
時蟒縮身

從堂後銀庫門隙入遂

不見說者

謂為守庫神其然豈

其然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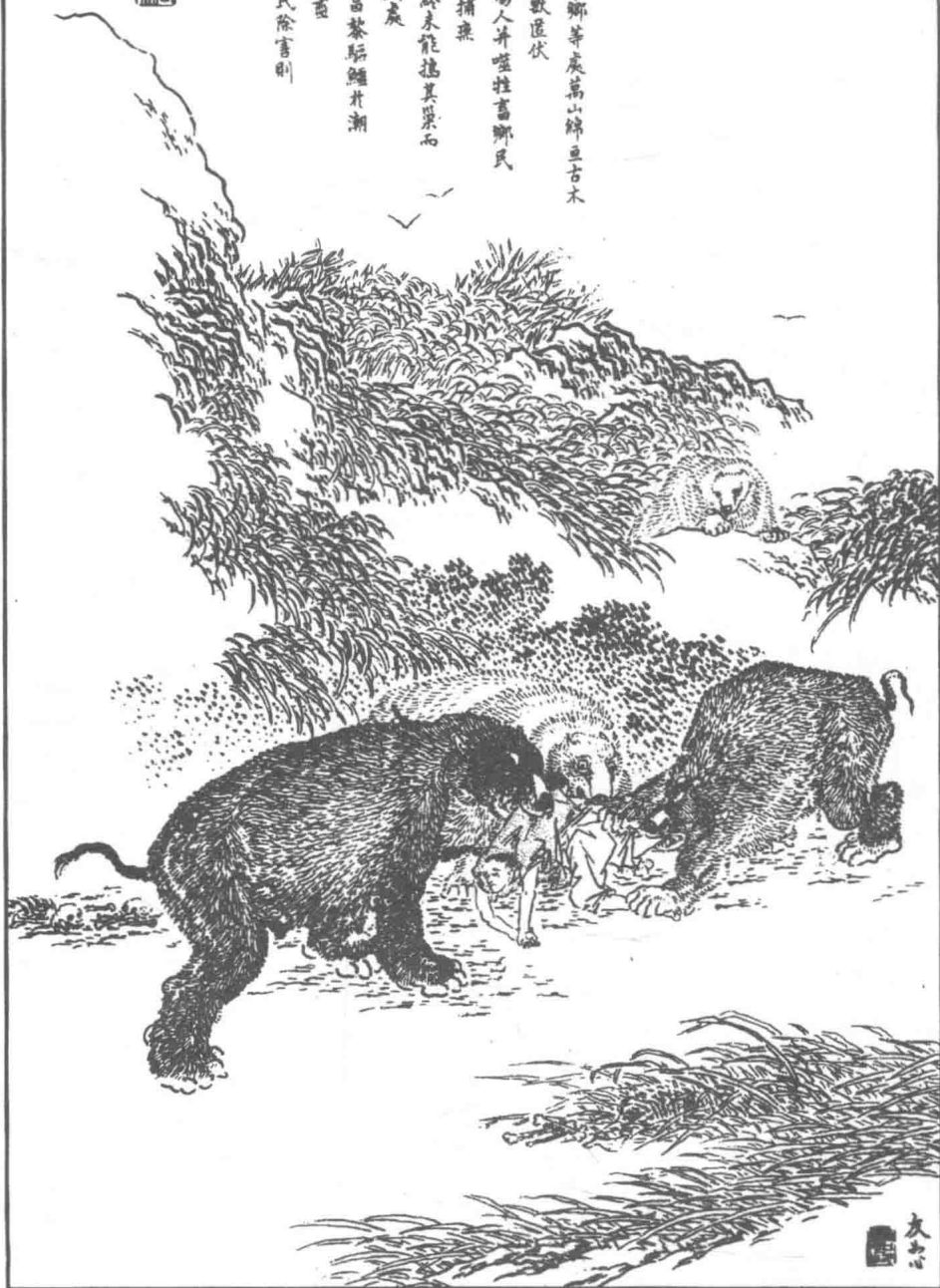


官署巨蟒

光祿寺署，在禁城東安門內。六月望日，大堂額首有蟒一條，長丈余，蜿蜒及于柱。庭有大樹，上有鳩巢，蟒探首出，鳩為所食。于是署之內外觀者接踵，署役懼，焚香禱祝，移時蟒縮身從堂後銀庫門隙入，遂不見。說者謂為守庫神，其然，豈其然乎？

野獸噬人

浙省永嘉上鄉等處萬山綿亘，古木幽深，近有怪獸匿伏其中，乘間傷人，并噬牲畜。鄉民患之，携械往捕，無奈林密山深，終未能搗其巢而殄其類。昔周處杀虎于南山，昌黎驱鳄于潮水，事不必其尽同，而要之与民除害，则一也。古人我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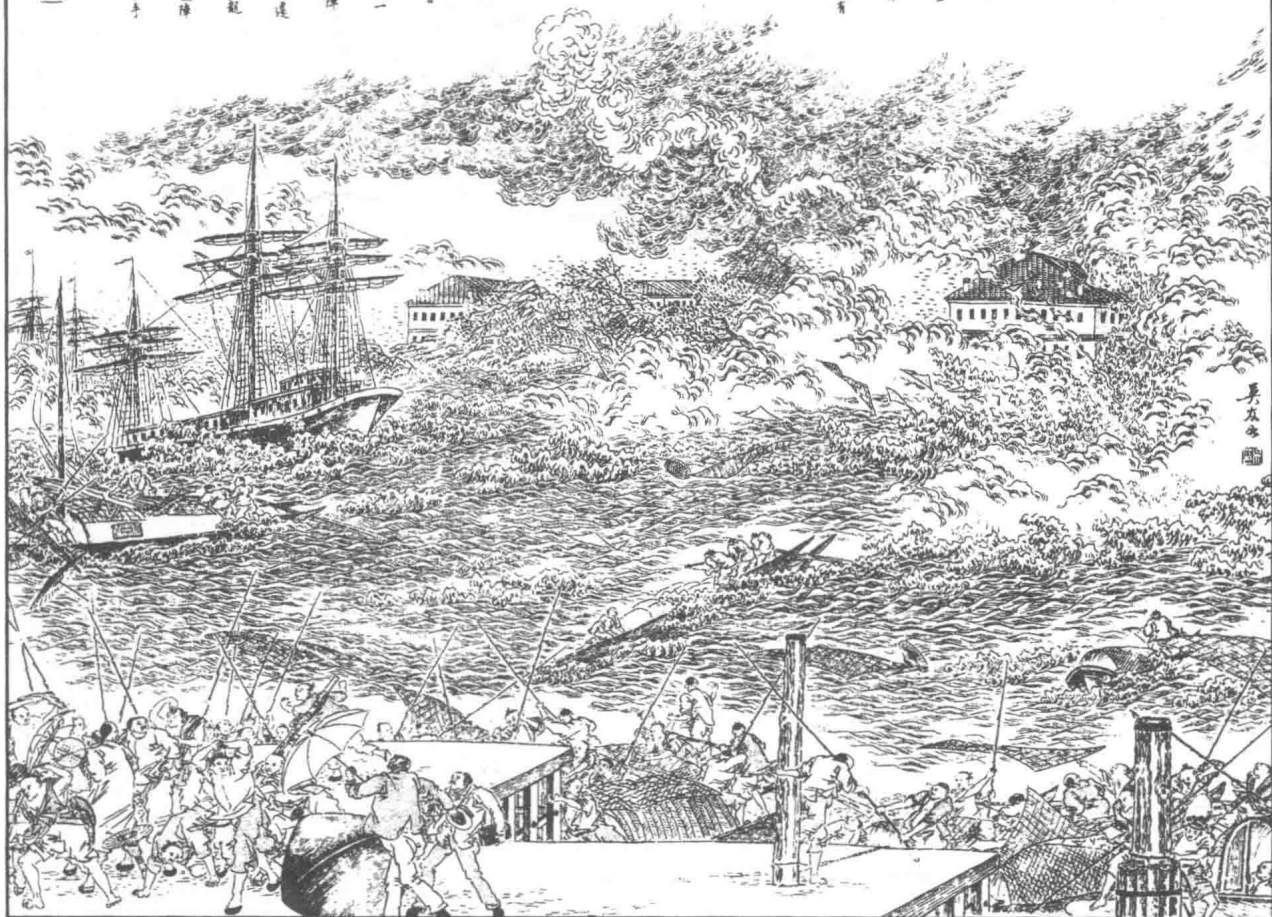


野兽噬人

浙省永嘉上乡等处万山绵亘，古木幽深。近有怪兽匿伏其中，乘间伤人，并噬牲畜。乡民患之，携械往捕，无奈林密山深，终未能捣其巢而殄其类。昔周处杀虎于南山，昌黎驱鳄于潮水，事不必其尽同，而要之与民除害，则一也。古人，我师也。

飞龙在天

乞巧已過秋暑轉酷檢點寒暑表針升至百度上下噫熱甚矣十二日之三点余鐘陰云漸起即有人曰龍挂起而望之果見東方有黑氣兩條下垂云表是蓋暑天之所恒有而亦近海之區之所習見者不之異也無何云漸黑遮布半天而下垂之氣縮而上有風自東來云益翻墨即有白氣一條蜿蜒伸縮屈曲夭矯于陣云之中由東南而西北隱不遽隱現不盡現者是非所謂龍耶有生四十年初未之見也陣雨乍過新涼一味即囑畫手摹繪圖幅以存其真



飞龙在天

乞巧已过，秋暑转酷，检点寒暑表针，升至百度上下。噫，热甚矣。十二日之三点余钟，阴云渐起，即有人曰龙挂。起而望之，果见东方有黑气两条下垂云表，是盖暑天之所恒有，而亦近海之区之所习见者，不之异也。无何，云渐黑，遮布半天，而下垂之气缩而上，有风自东来，云益翻墨，即有白气一条，蜿蜒伸缩，屈曲夭矫于阵云之中，由东南而西北，隐不遽隐、现不尽现者，是非所谓龙耶？有生四十年，初未之见也。阵雨乍过，新凉一味，即囑画手摹绘图幅，以存其真。

邪教宣治

前月 京西哄傳 有邪民 驅使紙人 剪人發辮 一事 近日 平則門外富新 庄某姓家 于屋後水缸中 獲一紙人 身長三寸許 耳目口鼻 四肢無不備 一手持刀 一手持剪 作跃跃欲試狀 某家慮其 竄逸為患 揉碎而焚化之 猶憶同治 季年 蘇省亦有是事 不但辮發 被剪之人 不一而足 且有被 魔魅押 體氣不得 伸而死者 居民惶遽 失措 故上燈 之後 鳴鉦擊鼓 之聲不絕 于耳 而人人 皆有坐以 待旦之思 卒之扰扰 月余 迄未見 有紙人 亦未見 有魔押 身死者 唯剪辮 則確有 之 說者曰 此邪民 之自試 其術也 縱極 靈驗 亦必自 敗 徒足以 殺其軀 而已矣



邪教宣治

前月，京西哄傳有邪民，驅使紙人剪人發辮一事。近日，平則門外富新庄某姓家，于屋后水缸中獲一紙人，身長三寸許，耳目口鼻四肢無不備，一手持刀，一手持剪，作跃跃欲試狀。某家慮其竄逸為患，揉碎而焚化之。猶憶同治季年，蘇省亦有是事，不但辮發被剪之人不一而足，且有被魔魅押體，氣不得伸而死者，居民惶遽失措。故上燈之後，鳴鉦擊鼓之聲不絕于耳，而人人皆有坐以待旦之思。卒之扰扰月余，迄未見有紙人，亦未見有魔押身死者，唯剪辮則確有之。說者曰，此邪民之自試其術也，縱極靈驗，亦必自敗，徒足以殺其軀而已矣。